

汉代皇家造园成就浅论

刘瑞瑜¹, 弓弼^{2*}, 姚卓³, 何红芸³, 王 璇³

(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园艺学院; 2. 林学院, 陕西 杨陵 712100; 3. 陕西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陕西 西安 710032)

摘 要:汉代皇家园林在中国园林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其造园成就包括摹拟天象、宇宙天地的园林设计,“一池三山”的开创,水陆交通结合园路的纽带作用,建筑及雕塑的长足发展等几个方面,这些成就为后世园林的成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汉代;皇家园林;里程碑;造园成就

中图分类号:TU09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461(2008)05-0222-04

A Brief Elaboration of Imperial Gardening Achievement of Han Dynasty

LIU Rui-yu¹, GONG Bi^{2*}, YAQ Zhuo³, HE Hong-yun³, WANG Dian³

(1. College of Horticulture,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2. College of Forestry, Yangling, Shaanxi 712100, China;
3. Shaanxi Urban & Rural Planning & Design Institute, Xi'an, Shaanxi 710031, China)

Abstract: The imperial garden in Han Dynasty had the milestone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gardens. Its gardening achievement included several aspects that are the landscape design of simulated celestial phenomenon and universe world, the creation of "three mountains in a pool", the link function of transportation, the considerable development of architecture and sculpture. These achievements built the firm foundation for the maturity of the gardens in the later generation.

Key words: Han Dynasty; imperial garden; milestone; gardening achievement

在中国园林 3 000 a 多的历史进程中,汉代造园体现了园林初期阶段的最高成就。两汉是中国古代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强大而较为稳定的王朝。政治经济长期的稳定发展,形成了中国大一统的社会形态,其深厚雄大的文化积累,成为园林广大深入发展的前提。尤其是汉武帝在位(公元前 140~前 87)期间,西汉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空前壮大,经济繁荣。加上武帝以泱泱大国炫耀于世,皇家造园活动达到空前兴盛的局面,出现了众多较为成熟的艺术创作,既为后世园林奠定了基础,又有自身时代的特点。因此,对汉代皇家园林的造园成就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1 汉代园林的历史地位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古典园林,无论是皇家园林还是私家宅园,绝大多数都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所

营造的成熟期的作品,在经历了数度荒废与重建后,能够保留有明代以前风格的已寥寥无几。但是历史发展从来都是有其渊源的,明清时期纯熟的造园传统与造园技艺的形成可追溯到秦汉时期甚至更早,尤其是汉代园林 400 a 多的发展在中国园林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是中国古典园林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大转折。

其一,西汉园林继承了秦代皇家园林的传统并有所发展,以关中地区的山河表里为背景,建造出更加宏伟、雄浑的宫苑群,并且汉长安城的形制按照天象布局,这在中国造园史上的地位是空前绝后的。其二,汉皇家园林造园风格中所包含的美学意境、空间原则、艺术品味及其所承载的哲学理念等一切文化因素的发展趋势在当时都已显露出来,汉以后近 2 000 a 的园林建设都是在这种趋向和模式中进行的,对后世造园活动的发展兴盛产生了极其深远的

收稿日期:2007-11-20 修回日期:2008-01-13
基金项目: 陕西省旅游局“汉阳陵环境景观的文化背景及表达形式研究”项目。
作者简介:刘瑞瑜,女,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园林规划设计。
* 通讯作者:弓弼,副教授。

影响。其三,中国在 2 000 a 前的秦汉时期就已经对自然山水、地形地貌进行了园林化的管理,大规模保护自然生态区域,以渭河南岸的上林苑和渭北“五陵原”的绿色植被为代表^[1]。而美国在汉代之后的 1 800 a 才开始大规模建立国家园林。从而不难看出,汉代皇家园林的造园理念不仅贯穿于中国园林的发展进程中,在国际上更具有世界性的历史地位。

2 汉代造园的主要成就

2.1 摹拟天象、包融山河表里的园林设计

西汉长安城继承了秦以前都城的优点,但较为灵活,表现在能充分利用地理上的优势,同时利用天文学的观点,建造了一座中国历史上别具一格的新颖的都城——斗城。该名称的由来见于《三辅黄图》:“城南为南斗形,北为北斗形,至今人呼汉京城为斗城是也^[4]”。汉长安城的北墙和南墙呈“北斗”、“南斗”之势,既有迁就地势和宫墙的客观原因,也含有阴阳天文术数的主观条件^[2]。我们有理由相信班固《西都赋》所说:“汉之西都,在于雍州,实曰长安。其宫室也,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据坤灵之正位,仿太紫之圆方”。武帝时期,“象天”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上林苑的昆明池象征着天河,牛郎织女分列池的两旁,成为“象天”思想的脚注;建章宫的空间规划亦是根据“象天法地”、“象天设都”的“天人感应”星相术文化,宫内的千门万户,按着阴阳之道,布置开合有序,以正殿为主体建筑,其他宫观犹如众星拱月规划于其周,突出了正殿的主体地位和天子正殿的尊贵。

恢宏山川、吐纳宇宙的天子气魄,成为西汉皇家园林造园思想的主流。造园规划以大胆革新的精神,摒弃了择中立宫的传统作法,运用以“高”、“大”、“多”为贵的封建礼制等级观念来达到这个造园意图的要求。置主体宫—未央宫于龙首塬,凭借高亢地势,以建瓴之势俯瞰全城,并联络长乐、明光以及桂、北诸宫,组成一个庞大的宫殿群。面积约占全城的 2/3,其规模之大,建筑物之多,辉煌壮丽之盛,都是空前的。在长安京畿的三辅地区,渭水、泾河流域,九峻山以南,秦岭以北的广大地区,散布着功能性质各异的皇家苑囿。据《长安志》引《关中记》:“上林苑门十二,中有苑三十六”,即三十六处“园中之园”^[3]。上林苑的范围,《三辅黄图》记载:“东南至蓝田、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长杨、五柞,北绕黄山,濒渭水而东”^[4]。方圆约有 130~165 km,面积约有 1 000~1 600 km²,其占地之广可谓空前绝后^[5]。这不仅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座皇家园

林,即使与今天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比较,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

汉代有迷信神仙的民俗观念,因而形成了起高楼的爱好的。甘泉宫中的通天台为最醒目者,《汉旧仪》云:“高三十丈,望见长安城”^[5]。通天台肃然高立,在上能望到天的尽头,其借陡峭高直的山峰而建,是武帝祭天远望的风景制高点。神明台与井干楼,是建章宫中最高的建筑物,“立神明台,井干楼,高五十丈,辇道相属焉”^[6]。《西都赋》描述其高显:在神明台上感到“愕眙而不敢阶”,在井干楼中感到“魂恍恍以失度”^[7]。从人的主观感受道出了建筑空间美的雄伟与崇高。

2.2 “一池三山”人工山水布局的开创

由于汉武帝迷信神仙方术,妄想长生不老,求不死之药,曾多次派方士去探访仙岛,终莫能至,仙者弗遇。无奈之下在人间建了一处“仙境”,即在太液池中堆筑 3 个岛屿,象征东海的瀛洲、蓬莱、方丈 3 座仙山,求得精神上的安慰。东海仙山的神话对园林发展的影响较大,园林中由于神仙思想的主导而摹拟的神仙境界实际上就是山岳风景和海岛风景的再现,对中国古典园林向着风景式方向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建章宫的内苑太液池堪称为一件艺术创作,用自然山水的形式来表现人间的仙境,美的生活境域。不仅是穿沼引水为池,如“沧海之汤汤”,而且池中有山,山具一定的形象,水光山色,构成海中有神山的仙境,又有龟鱼雕刻添景。池边长满了水生植物,平沙上水禽动辄成群,生机盎然,彰显了造园的艺术性。由此可见,太液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完整三仙山的仙苑式皇家园林,从此以后,“一池三山”模式成为后世造园活动中理水掇山的范例,一直沿袭到清代。

2.3 水陆交通线结合园路组景、串景、构图

西汉长安水陆交通颇为便利,水道、驰道、复道成为联系众多园林景区的桥梁与纽带。就水道而言,区域内河渠纵横,除著名的关中八川,尚有秦时开辟之郑国渠,武帝时所开的自长安直达黄河长 300 余里之漕渠,以及白渠与六辅渠等。这些渠道不仅可以灌溉农田,而且还是重要的水运航道。

汉代继承了秦代的驰道网并加以改进提高,且随着版图的扩大而有所扩展,形成了一个以长安城为核心的庞大驰道系统。驰道为“一道三涂”之制,中间为天子专用的“驰道”,左右为一般行道。三辅区域的离宫别馆,都有驰道通长安城^[7],这种经纬涂制的驰道网将散布在天然山、水、植被的生态环境中

的各个独立的园林景点紧密联系在一起,体现了汉皇家园林“大分散、小聚合”的造园特色。除上述地面道路网外,汉长安城还建设了一套悬栋飞阁的空间交通系统——复道网,是专为皇帝往返各宫而修建的。《西都赋》云:“辇路经营,修除飞阁,自未央而连桂宫,北弥明光而亘长乐,凌蹬道而超西墉,混建章而连外属”^[9]。据此可见,长安城内外诸宫之间均有复道相连,分布的范围是颇广的。似此纵横起伏,俨若长虹出现在长安之间,不仅为宫苑之间增添了一套特殊的空间交通系统,同时更为园林景观润饰了炫丽多姿的色彩。

由此可见,汉代如此大尺度的园林在空间构图上,主要是通过水陆交通线结合园路(驰道、复道等)线性手法来连接主体建筑,形成各种空间,使得整个园林布局更加亲切而富有魅力。至此我们可以说,汉代是“大分散、小聚合”这种园林空间组织的始祖,促使了中国园林走向更为怡人舒心的布局形式。

2.4 建筑技术的臻于成熟

两汉时期是中国建筑发展的第一个高潮,一方面不断继承和发展春秋战国时代的高台建筑,另一方面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木构建筑体系。木构架的两种主要形式——抬梁式和穿斗式都已经发展成熟,斗拱的悬挑机能正在迅速发展,斗拱正处于未定型的活跃探索期^[10]。建筑的屋顶已有5种基本形式,按等级由高到低为:庑殿、歇山、攒尖、悬山和围顶。东汉时期,多层重楼的兴起和盛行,标志着木构架结构整体性的重大进展,高台建筑已被独立的、大型多层的木构楼阁所取代^[10]。

汉代是木构建筑逐步成熟,地面砖石建筑初步发展的时期。在建筑材料和技术方面,屋面大量施用青瓦覆盖,板瓦、筒瓦和半圆形瓦当上纹饰比前朝均前进了一步。砖的种类增多,除条砖外,还有方砖和空心砖、扇形砖、楔形砖以及适应构造和施工要求的定型空心砖。石料的使用也逐渐增多,已有石础、石阶等。东汉时出现了全部石造的建筑物如石祠、石阙和石墓,还镂刻有人物故事、动物和各种花纹^[11]。

总的说来,汉代在建筑艺术形式上的成就为我国木构建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古代建筑的结构体系和建筑形式的若干特点在汉代已基本形成。

2.5 雕刻艺术的初露锋芒

“丝绸之路”的开辟,促进了东西方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汉王朝不断吸收从希腊、罗马等国传来的雕刻艺术中的新元素,继而形成中国本土的雕塑风格。汉代雕塑作品的品种和数量相当丰富,呈现出的主

体面貌浑厚简练、生动完整。

这个时期雕刻艺术成就,突出表现在大型纪念性石刻和园林的装饰性雕刻上。其中汉代骠骑将军霍去病墓石刻就是留存至今的一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大型石雕作品,它打破了汉代以前旧的雕刻模式,建立了更加成熟的中国式纪念碑雕刻风格,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现存霍去病墓石刻共有14件,均以花岗岩雕成,包括“马踏匈奴”、跃马、卧马、卧牛、伏虎、野猪、怪兽吃羊、野人抱熊等^[11]。这些人兽雕刻,利用石头的自然形状,因石而得形,因形而造意,因意而施工,形象真实又不艺术夸张,刀法简洁、浑厚、朴拙,具有丰富的表现力和高度的艺术概括力,堪称我国陵墓雕刻作品的典范之作。

汉代皇家园林盛行环境雕塑,大量的铜铸雕像等装饰性雕刻在宫苑造景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如建章宫神明台上的承露仙人,飞廉观上的飞廉,未央宫前的铜马、铜龙,建章宫壁门上高五尺的铜凤和凤阙上高丈余的金凤等。这些雕塑虽无一保存下来,但当时高超的雕刻艺术形成了汉代独特而丰富多彩的造园成就。

3 造园成就的成因剖析

3.1 自然地理因素的充分利用

关中平原沃野千里,号称“天府”之地。长安位于八百里秦川的中央,这片广大沃野,具有山环水抱、平原开阔的特点。秦岭是这个地域的主要山脉,其在长安城南的一段,即著名的终南山,环绕城之东南,成为长安城的天然屏障。泾、渭、灞、沣、镐、涝,是关中著名的八川,汉人充分利用渭河流域优越的地理及历史条件,在渭水之滨建置长安城。

但是关中地区长年的农业开发对平原及丘陵植被产生了较严重的破坏。汉代朝廷以建造离宫别馆的形式,从四面八方选取尚未遭到破坏的地段加以保护,划为帝王苑囿的范围,形成了大面积的自然风景区,正如司马相如《上林赋》所谓“深林巨木”,“攒立丛倚”,“长千仞,大连抱”^[9]等。禁苑四周皆有竹篱维护,即使贵族亦不得擅自闯入,一般人更严禁进入。汉代皇家造园活动主观上为帝王观赏、游乐、狩猎提供条件,客观上保护了生态环境,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自然生态保护区。

3.2 天人合一皇权思想的体现

在汉初人力、物力匮乏的情况下,丞相萧何秉着“象天设都”和“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的皇权思想,于龙首塬主持修建规模宏伟的未央宫,充分反映出封建帝王大规模营建宫室苑囿的思想主

题。宇宙万物、自然社会,交相辉映,融为一体。皇帝则力求与天上神明相对话,与生生万物相和谐;追求浩大无边,融会万类,这正是汉人的空间观念和艺术观念。西汉皇帝对离宫别苑的经营似乎把自己的力量展示到了狂热的程度,其规模之大、建筑之美轮美奂、景观之包罗万象、功能之多样驳杂足令后人为之瞠目,表现出仿佛涵盖宇宙的魄力,显示了中央集权的泱泱大国的气概,反映了统治者的好大喜功以及汉王朝国力之强盛,疆土之浩大,域外交流之广泛。以上种种正是汉代天人合一的皇权思想在造园艺术中最直接的体现。

3.3 祈求得道成仙的环境

汉武帝整天过着安富尊荣的生活,使他贪生怕死,迷信神仙方士之说,醉心于封禅、求仙。首先仿效秦始皇,花费巨额的财力、物力、人力去寻觅长生不死药,并寻求东海神山,在屡次失败的情况下,汉武帝模仿东海三座仙山,在人间建了一处“仙境”。其次,封建帝王的恣情纵欲,妄图获得仙人那样与天同寿的金刚之体,不惜奴役数以万计的人民,岁月不惜的建造帝王与神仙往来的高台,飞廉观、延寿观、神明台、通天台等“极高显”之台观的建造,无一不为了满足封建最高统治者“候神明、望神仙”的奢侈要求。再次,由于原始的山川崇拜及帝王的封禅活动,汉代统治者建立了祭祀天、地、山川和祖先的完整的礼仪制度,并修建了与之配套的礼制建筑——明堂、辟雍、宗庙等,祭祀通神的仪典和仙境的摹拟使得园内充满着神异的气氛。

3.4 儒道并举的文化因素

汉武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政治、经济、军事极盛时期,皇家造园活动的兴盛无不是这种天子

气魄的延伸。文化方面,“成人伦、助教化”的先秦儒学与五行、谶纬之说相融合而成的汉代儒学,居于思想界的正统地位,但崇尚自然无为的道家思想仍然流行,从而形成儒、道互补的情况^[8]。泱泱大国的气派、儒道互补的意识形态、综合国力的迅猛发展影响及于造园艺术的诸方面,形成了颇具条理的城市布局、相对完善的建筑体系,以及现实与幻想交织的绘画、神与人结合的雕塑等等,再加上当时繁荣的经济、稳定的政治、强盛的国防和汉武帝本人的好大喜功,皇家造园活动遂达到中国早期古典园林的波峰。

参考文献:

[1] 王子今. 西汉“五陵原”的植被[J]. 咸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4, 19 (5): 1-6.

[2] 韩国河. 汉长安城规划思想辨析[J]. 郑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 34(5): 61-65.

[3] 周维权. 中国古典园林史[M]. 2 版.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0: 46-77.

[4] 孙星衍. 三辅黄图[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5] 王铎, 高介华. 中国古代苑园与文化[M]. 湖北: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2: 95-117.

[6] 班固. 汉书·郊祀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7] 张家骥. 中国造园艺术史[M]. 山西: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4: 53-69.

[8] 贺业钜. 建筑历史研究[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2: 7-23.

[9] 费振刚, 胡双宝, 宗明华. 全汉赋[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10] 侯幼彬. 中国古代建筑历史图说[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2: 19-38.

[11] 汪菊渊. 中国古代园林史(上卷)[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6.

(上接第 212 页)

[3] 周兴民, 王质彬, 杜庆. 青海植被[M].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6.

[4] 郭梅堂, 刘永和, 孙林宗. 浅议互助北山林区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实施[J]. 青海环境, 2001(2): 79-81, 85.

[5] 李耀阶. 青海木本植物志[M].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7.

[6] 中国科学院中国动物志编辑委员会. 中国动物志[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0.

[7] 张忠孝. 青海旅游资源[M].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3: 2.

[8] 曹娅丽. 青海土族文化艺术的保护与发展[J]. 青海社会科学, 2004(2): 111-113.

[9] 崔永红. 青海历史文化的产生和演变[J]. 攀登, 2006(5): 50-52.

[10] 范玉梅. 土族宗教信仰述略[J]. 世界宗教研究, 1997(1): 138-146

[11] 杨襟山. 互助畛准旅游业构建 4A 级土族民俗风情区[J]. 中国土族, 2002(3): 43-45.

[12]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 中国森林公园风景资源质量等级评定 GB/T 18005-1999[S]. 北京: 中国标准出版社, 1994.

[13] 张景群, 陈诚, 张兆胤. 子午岭自然保护区旅游资源与开发利用评价[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05, 33 (5): 44-48, 52.

[14] 张杰. 森林公园规划设计原理与方法[M]. 哈尔滨: 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 2003.